



时光如棉

安徽桐城 黄爱玲

一大早,朋友送来两只大母鸡和一盒鸡蛋。这咋搞?送爷爷奶奶家看着吧!正好把前天去好姐妹家采摘的胡柚带点过去给爷爷奶奶吃。于是,马上出发去爷爷奶奶家。车还没停稳,小贝苾就跑到车门口,一副着急的样子好可爱!“爷爷奶奶,出来拿鸡喽!”没等下车我就喊。“咋还送两只鸡来?自己留着吃哦!”把装鸡的蛇皮袋拿下车,爷爷奶奶就不停地唠叨着。

想想当初在孔城经营便民超市七八年间,可谓真的辛苦!每天起早贪黑,除了食品、饮品、烟酒,生活用品由供应商直接送货上门,而文具、办公用品类,我都是亲自去外地进货。各地风俗不同,例如孔城每年春节不但必贴春联,还要挂中堂,而且几乎家家门口还都要挂红彤彤的灯笼。所以每到腊月,我都会进很多的春节用品,隔几天还得驱车跑趟外地补货。当然,腊月店里也是最忙的。我几乎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,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关门,也只是吃饭时能坐会,且更多时吃不到一顿安心饭,没吃两口就来顾客,总是一碗饭要热几次才能吃完。那些年的腊月二十四,当万家灯火通明,人家都在吃小年夜饭时,我还独自一人开车行驶在外地进货回家的路上。小年团圆,而我却奔波在路上,每逢此刻,心里总会泛起无言的酸楚……欣慰的是,一旦回到家,爷爷奶奶和家人格外体贴关心,我顿时忘掉奔波的劳累,精神抖擞,手

舞足蹈地与家人开心地聊起外出进货时的所见所闻。

小贝苾一直跟在我的脚边,不声不响。几年前,这只毛茸茸的小狗还是刚出生不久的样子,跑到店门口不走,我和家人就给它喂吃喂喝的,后来接连几天早上,我开店门时发现,这只小狗都蜷缩在店门口的拖把布那,看着让人好不心疼。于是,我就让爷爷搭了个窝,给这只小狗安个家,还给它取了个名字——“贝苾”。意思是:从现在起可爱的小狗由我们来保护。整理好店堂,我搬张小板凳在店门口晒太阳,小贝苾也就温顺地依偎在我的脚边。而现在,好久没看到小贝苾,发现小贝苾瘦了,轻轻唤它的名字时,小贝苾便会抬头看看我,感觉在和我说话的样子,心中便又生出一丝怜惜,伸出手轻轻摸了摸小贝苾的头。与小贝苾再次相见,时光竟如此静好!

“面条好了,快来吃啊!”奶奶端了一只好大的碗朝我走过来:“你说中午要上班,你爷爷说怕煮

饭来不及,叫下面条给你吃。”并催促我赶紧吃。我忙上前接过碗,吃了两口才发现,这哪是一碗面条,明明是一碗肉丝啊!还有一个荷包蛋。“奶奶、奶奶,怎么都是肉丝,没面条啊?您和爷爷也吃啊!”“有!有!都有!”奶奶忙说道。说心里话,我是真的不敢吃太多的肉,怕发胖呢!可看奶奶希望我多吃一口肉都开心的表情,我哪好说呀!把到嘴边的话憋了回去,埋头大口地吃起来,整整一大碗。奶奶看我吃完了,笑嘻嘻满脸慈祥地把我的碗拿去厨房了。

好长时间没这样悠闲地坐着晒太阳了。时光如梭!一晃又到年底了,超市也转出去几年了,现在店里也只做点文具用品生意,爷爷奶奶住在店里,他们二老照看就行,我也不需要十几公里的路来回跑了。世事如风,也不过一阵子,无论是繁是简终将过去;时光如棉,无论风霜雨雪泥泞坎坷,都会大浪淘沙,留下真诚与温暖。

童年的玩趣

安徽合肥 周彪

玩趣二字,我查找辞海没有找到这个词;搜索了百度,也没有给出准确的解释。我且称它为孩童玩耍中的乐趣、兴趣吧。如果有人能给予准确定义吾从之。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孩子,尤其是贫穷落后山区孩子,大多数长到十好几岁都没听说过“玩具”这个概念。偶尔听到进过城的大人们说,城里的父母要花钱为孩子们买玩具,感觉那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玩不就行了吗,怎么还要买什么玩具呢?

那个时代信息闭塞,交通不便,城乡基本上隔绝,贫穷落后地区的许多老人一生没有坐过火车现象比比皆是,农村孩子压根就不知道城里的孩子过的是什么生活,就玩来说也存在天壤之别。农村孩子基本上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玩具,没有玩具并不等于没有玩趣,那时候的农村孩子,可以说视天下万物为玩具,且每一种玩具又都能玩出十分浓厚的玩趣。一根高粱秆就成为孩子们跨下一匹战马,一节山芋藤也能成为抽打战马的皮鞭,几个孩子骑着战马,扬着皮鞭便可以玩得亦乐乎!拔一把野草,编织成一个圆圈往头上一戴,然后朝地上一趴便组成八路军、游击队伏击小日本的战斗阵形,用手指当枪嘴里还喊着砰砰。小伙伴们走到河边,每人找几块薄片瓦片,用力投向水面,使瓦片在水面上穿行溅起一串串浪花,谁的瓦片在水上漂的时间长谁就是胜利者,小伙伴们称这种游戏叫漂缸;衣兜里揣两个铜板,俗称铜格子,选择一面临街的墙面,再在墙面上选择一块坚硬的石头,把铜格子的立楞面用力地往石头上鏖,鏖远者取

胜,老家土话称之为鏖钱。兄长说我们的父亲中年时还喜欢这种游戏,足见鏖钱这种游戏老少皆宜,深受当地人的喜爱。

说起儿时的玩趣,真是一个让人说不完的话题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玩法与玩趣。冬天天气寒冷,为了驱寒一群孩子自发地组织起来“挤油渣”,十几个孩子背靠着墙分成两组互相用力挤,边挤边喊:“挤、挤、挤油渣,挤掉没有妈。”要不了十分钟时间,每个孩子身上都是热乎乎的,既驱走了寒,又培养了孩子们团队精神。冰天雪地里堆雪人、打雪仗,冰面上甩陀螺,都为孩子们带来无限的乐趣。类似的活动还有踢毽子、老鹰捉小鸡等,数不胜数。对于女孩子们,跳皮筋儿、丢沙包、攀手花是她们的最爱。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。孩子们也渐渐地脱单,玩耍的劲头更足,放风筝、荡秋千、捉蜻蜓、逐蝴蝶,随性而玩。炎炎夏日,那是孩子们自由绽放的季节,浅水湾里游泳、打水仗、捉小鱼、摸小虾、掏螃蟹、追青蛙;在山岗上,抓鸟窝、逮蝥蛄、斗蝻蚰、网蜻蜓,观看大雨前的蚂蚁搬家,大

自然里有什么就可以玩什么,而且玩的是那么尽兴、忘我。金秋是收获的季节,也是孩子们玩耍嬉闹、大饱口福之时。满山遍野的野山枣随手可摘;红红的柿子树,看着就眼馋;田园里瓜果飘香,走到田头大人们都不吝赐予,此时玩是吃,吃也是一种玩。

玩是人类驱逐孤独、寂寞,寻求愉悦的一种方式。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,不仅要解决吃穿住行,谋求发展实现成功,更需要追求愉悦。奥地利个体心理学之父阿德勒在其《人生哲学》一书中认为:“凡回避游戏和玩耍的孩子,总让人怀疑他们会不太适应社会。”可见,游戏和玩耍不仅使人愉悦,还是培养孩子融入集体、适应社会的重要方式。

让现代的孩子尽情畅玩吧,在与同伴的玩耍与游戏中陶冶童趣,增强合作意识,或许那才是他们的天性!



难忘入党那一天

安徽合肥 刘学升

1989年春天,我穿上绿军装,踏上报效祖国的征途。临行前,饱经风霜的爷爷眼含依恋的泪花,紧紧攥着我的手反复叮嘱:“你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,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”

入伍后,我牢记爷爷的话,刻苦学习,努力锻炼,年年被部队评为优秀士兵。我在部队时,从几件大事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,特别是1991年全国遭受不同程度的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,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身先士卒,立场坚定,旗帜鲜明,在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,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。党的光辉形象,深深印在我的心田。1991年,当我以优异成绩荣立三等功的时候,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党组织委托两名同志对我进行培养和考察。

经过一年的培养考察,1992年10月24日,支部在部队司令部机关小礼堂召开党员大会,讨论和决定我的入党事宜。按照大会议程,我宣读了《入党志愿书》,两位培养考察人向大会报告了我入党培养和考察的情况,并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,对我能否入党发表了意见。接着,参会的22名党员分别对我发表意见,大家先是对我所做出的成绩给予肯定,随后对我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提出了批评,其中有17名同志对我提出的批评意见比较尖锐,让我听了感到脸上发烧,汗水也不知不觉淌了下来。

大家发表完意见后,党支部书记要我对我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作表态发言。我表示虚心接受大家对我的批评和帮助,并诚恳地说即使这次入不了党,也不会气馁,将继续发扬成绩,不断改正缺点,弥补不足,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我表完态,党支部书记说全体党员将对我的入党进行表决,请我暂时回避。我起身离座,走出小礼堂,坐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,有些不安地等待结果。没过多久,小礼堂的两扇大门开了,我心怀忐忑,进入礼堂落座。党支部书记宣布,经机关党支部22名正式党员举手表决,全部通过我为中共预备党员。我原本不安的心情顿时激动起来,党组织和党员们对新入党的同志“批评就是爱护”“既不含糊敷衍,又不损害同志”的优良作风,使我深受感动。

当年12月,我服从组织安排,从部队退伍回到了地方。时光如白驹过隙,不知不觉,30年过去了,我先后在县城、省城和首都北京学习、工作,但我无论身在何地、身处什么岗位,都不忘自己的“第一身份”是共产党员,并经受住了种种考验,还多次被单位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。

难忘入党那一天!30年来,我始终将当年在部队入党时首长和战友对我的批评作为一面明镜,经常进行反思,同时也一直将同志们对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作为一盏明灯,在学习、工作中尽职尽责、善作善成,听党话、跟党走,沿着正确的道路阔步前行。